

纽约黑帮



gangs of new york

[美] 赫伯特·阿斯伯瑞 著 赵东均 译



一个多世纪前的纽约，腐败政客用见不得人的龌龊手段争夺着这个城市的官方领导权……

美国一版再版，影响几代人的男性热血经典
与《教父》齐名的黑帮史诗小说

这是一部充满鲜血、兴奋和堕落的故事……

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
影星**莱昂纳多·丹尼尔·戴·刘易斯**主演同名影片

影响深远的
黑道圣经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纽约黑帮



gangs of new york

[美] 赫伯特·阿斯伯瑞 著 赵东均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黑帮 / 【美】赫伯特·阿斯伯瑞 著; 赵东均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1-12717-4

I. ①纽… II. ①赫…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6135 号

纽约黑帮 【美】赫伯特·阿斯伯瑞 著 赵东均 译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陈实

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媛

流程编辑 潘媛

特约编辑 Echo

装帧设计 天行健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黄花工业园 3 号)

开本 16 开(710mm × 1000mm)

字数 27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2717-4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731-82757101

对《纽约黑帮》的赞誉

“在阿斯伯瑞致力于研究纽约黑帮的历史之前，这样的书籍前所未见。阿斯伯瑞的书应当看作是对美国文献的独特贡献。他查找了旧的历史材料和报道，并为他的文稿多方寻找报刊资料室。这是一部充满鲜血、兴奋和堕落的故事……”

——《纽约时报》

“它是美国最好的书籍之一。阿斯伯瑞先生用一种白描和迷人的写作手法，讲述了过去世纪里纽约黑社会的故事。他的讲述再配上报纸周刊上那些引人入胜的图片，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星期六文学评论》

“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吸引他们的好像是其充满兴奋感的内容而非事实，这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作品，不管其中打破头颅、杀戮抢劫以及其他邪恶的事情的各种细节是否准确。”

——《推荐书目》

“赫伯特·阿斯伯瑞描绘的黑社会是真正的黑社会，而不是集聚打抱不平的英雄之地。舞台荧幕上的情景在这里难以寻觅。有的只是做了善行却当成罪犯而感到沮丧最终心灰意冷的人。在这里，还能看到人们对小偷们彬彬有礼，甚至是受害人对施暴者的谨小慎微，还有随处可见的夸夸其谈。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承认自己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怀着写传奇剧般的快感。”

——《纽约先驱论坛报》

说明

这本书不是社会学专著，不敢妄称对黑帮展现的社会、经济和犯罪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它也不想通过把读者引导到内心深处，然后观察他的心理设施运行并用现代“设身处地”的方式来解释和分析歹徒。相反，它试图记录那些刁民更惊人的功绩。那些人在近百年里都是纽约市的麻烦人物，他们用罪行、贫穷和政治腐败背景的足够迹象来使它们容易理解。令人高兴的是，它们经过了都市场面，并在接近十几年里一直存在于产业记者的生动想象之中，其中歹徒的传统拥有比谚语中的猫更长的生命。他们骚乱的行为为记者提供了最多最好的版本，每次在贫民区或百老汇的白色灯光中有神秘谋杀时，充满希望的记者都会重新振作起来。不管源于非法生产或销售、贩卖毒品或其他罪行多么明显，他们都会标榜为新的歹徒谋杀；陈腐而无力的词语会被重提，第二天早上他们会告诉那些愉悦的民众月亮表面有血迹，新的黑帮战争即将发生。

但是这儿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也没有要发生的迹象，因为现在纽约没有了黑帮，从这个词已经普遍使用的意义上看，也没有了歹徒。在那个时期，歹徒们会在奸佞政客的保护和控制之下繁荣发展起来，因为对于政客来说，他们在选举时期是有价值的盟友，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很容易就过去了。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减少了征兵的数量，有组织的黑帮已经被警察驱散，那些警察只要政治领袖允许就立即开始专制运动。当亚历山大·S·威廉巡官

宣扬并实践那句名言“警察警棍的末端拥有比高等法院的裁决更多的法律”的时候，他才给以黑帮第一次镇压。当行为准则侵犯政治的时候，他们的衰落仍然继续，愤怒的市民抗议大规模的争斗和殴打。当约翰·普瑞·米切尔在1914年改革候选人中被选为市长时，黑帮肯定四散躲避，而且他的警长格拉斯·I. 麦凯和亚瑟·伍兹通过把大约300个歹徒送进监狱来镇压黑恶势力，包括许多黑社会的老大们。

事实上，还有少数黑帮在背后说地鼠帮、“哈得孙鸡毛掸子”和“天然的苦力者”的闲话，但是他们不再是黑帮，就像有武器的贱民不再是军队一样；他们仅仅是一些想利用上一代名声的年轻暴徒。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罪犯的联盟，例如“哭婴帮”、“薄饼食客帮”以及以牛仔泰斯勒和理查德·里斯为首的帮派，他们都在新闻报道中被称为黑帮。尽管一些上一代的黑帮能够聚集上千的成员，但是近来的帮派包含不到六个人，从成立到被警察驱散，组织者被抓进监狱或坐上电椅，没一个能撑过几个月。他们与大规模的争斗偷盗黑帮没有关系，例如“死兔帮”、“包里区男孩帮”、“伊斯曼”、“田鼠帮”及“五点区黑帮”。他们仅仅类似于内战后出没于大城市的职业盗贼和银行抢劫犯。这群人不能被看作是黑帮，他们被称作是犯罪团伙，区别是犯罪团伙仅仅由几个人组成，很少超过六个或八个，他们实施了具体的抢劫或其他犯罪行为，并且不用依附或忠于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枪匪或盗贼，但是他们的谋杀或偷盗与帮派对抗或帮派辖区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打斗、粗暴和混乱的战斗并非那种伪装体面的暴徒本性。他们的行为缺乏应有的气概。然而事实上，相对于数量来说，他们或许比一度令包里区、地狱厨房和五点区陷入恐慌的可怕恶棍更加危险，因为大部分人嗜好毒品，他们异常暴躁，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以谋杀结束基德·德洛普的统治，有其环境的必然原因。他诞生于贫困家庭和无序的社区环境中，政治腐败和他自有的罪恶影响了他的成长。他开始时是青年黑帮的成员，由于缺乏适当的教导和监督，使他逐渐进入年长的黑帮队列。因此他虽身为成年人，却没有是非对错的概念，厌恶诚实劳动，以致厌恶现实社会，羡慕不劳而获。而且，他唯一可以从周遭环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就是兴奋，除了无尽的性爱与打斗，他无从找到灵魂的发泄口。仅仅为了急切希望赶上一些黑社会伟大人物的功绩，或者为了他们无法实

现的名誉和荣誉的渴望，一些男孩子成了恶棍，除非暴徒孩子或硬汉的声名狼藉在外，否则他们绝不罢手。

暴徒们的基本信条，就任何其他犯罪类型而论，是任何人所拥有的，只要他愿意占有，就是他的，并且从他手里夺走的人并没有做错，而是仅仅证明了他的精明。大部分旧时代的恶棍明显是很有勇气的，但是事实上他的勇敢行为是对他命运的冷漠、无知和乏味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恶棍总是会变为一等士兵，因为他的想象力几乎不能等同于想象他自己或他的受害者遭受子弹袭击或刀砍的任务。蒙克·伊斯曼的一件功绩巧妙地证明了恶棍的残忍态度以及看见鲜血和疼痛时的冷漠。那时，那个有名恶棍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东侧舞厅的门卫。伊斯曼用一个大头棒维持了度假地的和平，每次他制伏一个桀骜不驯的客户，都会在上面刻下一个记号。一天晚上他走向一个正在喝啤酒的和蔼老人，重重的一击使老人的头皮裂开。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袭击一个毫无挑衅的人时，伊斯曼回答说：“在我的棍棒上已经有了 49 个刻痕，我想让它有正好 50 个。”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很多黑帮领导者来自良好的家庭，他们很聪明也很狡猾；他们中有一些人在一些简单工作之后，放弃了黑社会，在令人尊敬的事业中取得成功。但主要的是，恶棍是生于污秽和肮脏之中的野蛮无赖，并在罪行和腐败之中养育。他们履行着自己的天生命运。

H.A 纽约

1928 年 1 月 5 日

前言

南美的打手

在寥廓天幕的衬托下,两个身穿黑色衣服、脚蹬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支性命攸关的舞蹈,也就是一对一拼刀子的探戈,直到夹在耳后的石竹花掉落下来,因为刀子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把他击败,从而结束了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另一个人爱莫能助,戴好帽子,把晚年的时光用来讲述那场堂堂正正的决斗。这就是我们南美打手全部详尽的历史。纽约打手的历史要芜杂卑鄙得多。

北美的打手

纽约黑帮的历史(赫伯特·阿斯伯瑞 1928 年出版的一本八开 400 页、装帧精美的书里作了披露)像野蛮人的天体演化论那样混乱残忍。组成这部历史的是:黑人杂居的废弃啤酒店的地下室;多为破败的三层楼建筑的纽约贫民区;在迷宫般的下水道系统里出没的“沼泽天使”之类的亡命徒帮派;专门网罗十多岁未成年杀手的“拂晓少年帮”;独来独往、横行不法的“城郊恶棍帮”,他们多半是彪形大汉,头戴塞满羊毛的大礼帽,衬衫的长下摆却飘在裤子外面,右手握着一根大棒,腰里插着一把大手枪,叫人看了啼笑皆非;投入

战斗时用长棍挑着一头死兔以作旗帜的“死兔帮”；“花花公子”约翰尼·多兰，油头粉面，夹着一根猴头手杖，大拇指套着一个铜家伙，打架时专门剜对手的眼珠；“猫王”彭斯能一口咬下一只活耗子的脑袋；“瞎子”丹尼·莱昂斯，金黄色头发、大眼睛却失明的妓院老板，有三个妓女死心塌地为他站街赚钱；新英格兰七姐妹经营着红灯区的一排排房屋，她们把圣诞夜的盈利捐赠给慈善事业；饿老鼠和狗乱窜的斗鸡场；中国的赌场；几度丧夫的里德·诺拉，“地鼠帮”的历届头子都宠爱她，带她招摇过市；丹尼·莱昂斯被处决后为他服丧的“鸽子”利齐，结果被争风吃醋的“温柔的”马吉割断了喉管；1863年疯狂一周的骚乱，烧掉了100所房屋，几乎控制全市；会把人踩死的街头混战；还有“黑鬼”约斯克之类的盗马贼和投毒犯。他们之中鼎鼎大名的英雄是爱德华·德莱尼，又名威廉·德莱尼；约瑟夫·马文，又名约瑟夫·莫里斯；蒙克·伊斯曼，是1200条汉子的头目。

目 录

第一章 黑帮的摇篮	001
第二章 包里区和五点区的早期黑帮	015
第三章 滨水区沿岸的罪行	031
第四章 水上强盗	042
第五章 杀死屠夫比尔	057
第六章 警方与死兔帮的骚乱	066
第七章 征兵暴动	077
第八章 征兵暴动(续)	096
第九章 当纽约彻底沦陷	113
第十章 银行盗匪之王	132
第十一章 万欧斯们和他们的时代	147
第十二章 黑帮之王	164
第十三章 黑帮君主	183
第十四章 堂会战争	201
第十五章 最后一次帮派战争	220
第十六章 匪徒们的消逝	234
早期黑帮的行话	254

参考书目	263
------------	-----

插图

五点区, 1829 年	
早期的“坟墓”	002
五点区窝点	008
老啤酒店	011
垂死的母亲——老啤酒店的一幕	012
老啤酒店的场景	013
一个时髦人士和“包里区男孩”之间的冲突, 1827 年五点区	016
老包里街剧院	017
街道清洁工	019
大东区, 纽约	024
两只狗在吉特·彭斯的斗兽场搏斗	034
滨水区酒馆的诱惑	038
约翰·艾伦舞厅里的祈祷集会	038
在码头工作的叛徒	044
1859 年五点区, 从窝扶街和水街看到的景象	046
艾伯特·E. 希克斯	048
E.A. 约翰逊号牡蛎帆船船舱内部	050
与水上强盗之间的打斗	053
约翰·莫里西	060
屠夫比尔的谋杀	064
市政厅的骚乱	071
内战征兵暴动, 1863 年	078
暴徒向第二大道进军	082
烧毁第三大街宪兵司令部	085

遭暴徒杀害的警察	086
焚烧第二大街军火库	088
染血的孤儿院——第五大道第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	091
克拉克森街头绞死、焚烧黑奴	097
谋杀奥布莱恩上校	100
联合蒸汽工厂战斗	101
在第九大道上收拾障碍物	102
焚烧巴纳姆博物馆	111
1868 年 12 月 31 日,在纽约生活的素描——“抓小偷”	113
在撒旦圆形广场的雷夫.T.德威特.塔马格	114
当街逮捕——1878 年 5 月 18 日,由 C.肯德里克绘制	116
1879 年干草市场一景	118
哈瑞·希尔音乐酒吧夜景	121
撒旦的马戏团——凌晨 3 点一景	124
奥尼·乔可汗以及温莎的宫殿	127
敲诈偷窃	131
一个专业银行盗匪的整套装备	135
曼得巴姆夫人和她的一些客户	141
曼得巴姆夫人的晚餐聚会	141
亚历山大.T.斯图尔特尸骨的归来	146
“地狱厨房”纽约——查尔斯·格雷汉姆绘制	148
一些著名的银行盗贼	148
万欧斯帮的一些著名成员	149
爱打扮的约翰尼·多兰被尼欧先生的出现吓坏了	153
巡视员亚历山大.S.威廉姆斯	156
杰克·马哈尼从火车上逃走	159
进入公寓楼和小巷的入口	167

笨蛋路易斯,毕弗·埃里森,基德·推斯特	175
汉普特·杰克逊,蒙克·伊斯曼	176
莫特街上安良堂挂着的休战白旗	204
多耶斯街上的血腥角和老中国戏院	211
查克·康纳斯在他的一个伪装的鸦片馆里,汤姆·李	212
查尔斯·贝克尔上尉,赫尔曼·罗森塔尔	231
白人刘易斯和外国佬弗兰克	232
左撇子路易斯和血人基普,大杰克·齐利格	232
笨蛋本尼·芬	236
欧文·马登,骗子基德,小奥吉	236
赫伯特·阿斯伯瑞的其他作品	263
参考书目	265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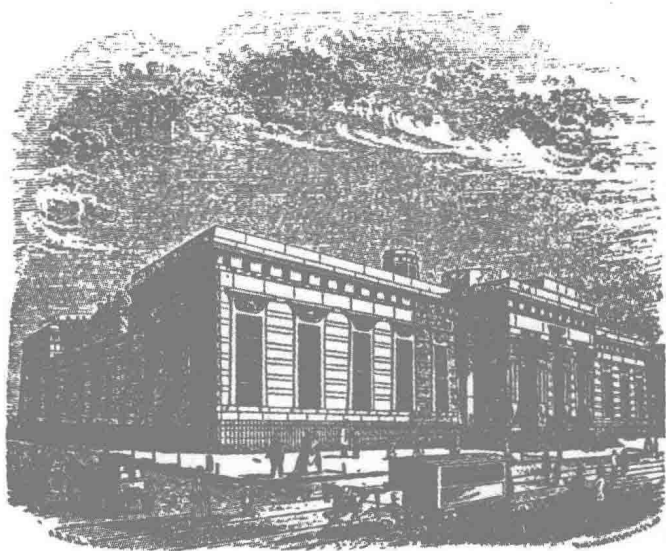
黑帮的摇篮

1

在曼哈顿下城区的五点区坐落着一些阴森的房舍，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经常威胁纽约的第一代黑帮就产生于此。那里边界大体包括百老汇大街、坚尼街、包里区以及曾为查塔姆街的帕克洛大街。老五点区现在包含城市三大司法行政部门：“坟墓”、刑事法庭大楼、新县法院，但是在殖民地时代以及共和国早期，百老汇大街和钱伯斯街的黑人墓地位于城市郊区以及曾是野蛮的印第安人出没的广阔荒原，而现在是时代广场剧院区。这里主要是一片湿地沼泽，环绕着一个很大的湖泊，英国人称之为淡水湖，荷兰人称之为贝壳湖或月亮湾，后来这个湖泊被称为克莱特湖，并出现在古代地图上。它包含怀特大街、里奥纳多街、拉斐逸街和桑树街形成的区域，他们大部分被“坟墓”和刑事法庭所占据。最早的监狱是在1838年设立的，尽管它的官方名称是司法厅，它却被大众称为“坟墓”，因为大楼的设计是模仿古埃及陵墓，它在霍博肯市约翰·L·史蒂文斯所著的《史蒂文斯游记》中有介绍和描述，他曾在法老的土地上有过长途旅行。

在克莱特湖中央有一个小岛，经常用作执行死刑和其他司法处置的地方。正是在那里，大量的奴隶在1741年《奴隶计划》后被绞死或烧死在木桩上，或在车轮上被肢解，那时很多黑人反抗他们的法定主人并企图焚烧和抢

劫这座城市。^①后来这座岛屿变成了储存火药的地方,并被称为弹药库之岛。湖泊的主要出口在北部,位于怀特街和中央大街相交的地方。河流沿西北向流动,沿着现在的坚尼街经过里斯本纳草地流入哈得孙河。在解放战争的前几年里,为防御印第安人,在目前的市政厅以北、曼哈顿以南建造了坚固的护栏,在百老汇大街和坚尼街上的河流上建设了一座小石桥,通往哈勒姆住宅区和岛屿北端之间的荒野之地。1796年,在克莱特湖上,“克莱蒙特号”蒸汽船在哈得孙河大规模兴起的11年前,约翰·菲奇驾驶了早期的实验性轮船。那是一条普通的小帆船,长18英尺,宽7英尺(1英尺=0.3048米),装有简单的蒸汽发动机。他的乘客有罗伯特·富尔敦、罗伯特·R.利文斯顿法官和一个在船尾划桨的16岁男孩约翰·哈金斯。



早期的“坟墓”

①关于这次暴动、1712年的类似骚乱和1788年医生暴动的详细叙述可以在海德利的《大暴动概述》中查阅。医生暴动起源于医学学生抢劫坟墓。大部分医生被驱赶出城市,几天内民兵持枪戒备,巴伦·史杜本和约翰·杰伊在试图驱散暴徒的时候负伤。这次事件是在黑帮产生之前,黑社会与暴动的发生没有关系。

克莱特河水中鱼类丰富，当印第安人从他们狩猎的地方被驱逐出去并向北赶往大陆的时候，这个湖泊变成了渔民的乐园，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于是 1732 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使用渔网捕鱼。同年，安东尼·鲁特格获得批准拥有在河流主要出口边的 75 英亩（1 英亩 = 4046.856 平方米）湿地，同意一年内把本地区的水排干并开发为居民区。他在湖泊里开通了一条运河直达哈得孙河，但是他挖得太深以至于克莱特湖水位明显降低，人们抱怨鱼类开始死亡。他被迫在池塘的边缘把排水区填补 30 英尺。鲁特格放弃了他的计划，大约 75 年内再没有采取填湖的措施。1791 年市政府从鲁特格后人手中收回了批准声明，为那块地产支付了 700 美金，现在这一土地却价值数百万美金。

但是鲁特格的排水工作开垦了许多地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岛屿的低洼地区人口越来越聚集，许多中下阶层家庭开始在湖泊和湿地边境建造家园。1784 年，人群数量越来越大，以致市政府成立了委员会来设计克莱特附近的街道，1796 年他们未能成功劝说地产所有者按照计划通过 40 英尺深的运河来排干池塘互相合作。1802 年街道委员雅各布·布朗正式建议把池塘排干并填平，指出它已被大量的垃圾污染，并成为健康的威胁。但是他的提议被拒绝了，六年内这件事情一直被搁浅。

在 1807 年至 1808 年冬季期间，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不确定的外事环境，以及失业的穷人处于饥饿的边缘，纽约的商业活动中止了。1808 年 1 月，水手的轮船闲置在港口，他们领导一群暴民在市政大厅公园游行示威，他们涌向街头，举着要求面包和工作的标语。市政当局被暴民的愤怒震惊，他们拨款来填平池塘和排干湿地，于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公共改善活动因此开始了。一些大的工人帮派把百老汇大街东部和西部的山丘夷平了，当经过通往哈得孙河和东河的运河河水被排干时，泥土被倾倒入池塘。许多年后，当泥土充分稳定之后，湿地两岸已经设计好的街道延伸到了湖泊那边，整个地区对居民开放。穿越克莱特湖的第一条大街是克莱特大街，是为了纪念艾赛亚·瑞德斯副巡长、第六区的政治大佬以及五点区黑帮的赞助者和保护者们。在大约 50 年里，这条大街两边排列着妓院和酒馆，是这座城市最臭名昭著的地方之一。当一些低级酒吧被关闭，五点区复兴起来的时候，这条街道的名字变为中心大街。在近代，它的写法又变为“中心”。

早期五点区是由十字街、安东尼大街、水街、橘子街和桑树街相交形成的一个面积为一英亩的三角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央有一个小公园被称为天堂广场,它后来被木栅栏环绕。最后这个栅栏变成了社区里的晾衣架,逐渐被挂在栅栏上的衣服败坏了形象,尽管有装备着砖块和棍子的小男孩站岗。在岁月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开发并承建了新的建筑工程,一些五点区街道的路线被改变了,整个市区的自然特征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这里居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安东尼大街延伸到了查塔姆广场,变成了现在的窝扶街,橘子街变为巴士打街,十字街焕然一新变为柏克街。水街消失了,天堂广场变为桑树公园的西南角,自从 1911 年起就被称为哥伦布公园。现在有名的五点区部分是巴士打街、窝扶街和柏克街相交的地方。

天堂广场大约是穷人在纽约市唯一受欢迎的地方,尽管贵族和富裕商人可以在百老汇大街和市政大厅公园散步,并在樱桃山的公园里狂欢作乐,但是普通人只能聚集在五点区来消遣娱乐和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广场及其周围的市区因此成为那个时期的康尼岛,也是水手、采捕牡蛎的人、劳动者和低薪职员胜地。五点区的贵族是屠夫,因为这些绅士在那时是城市里很喜欢玩乐的人。他们酒量大,生活奢侈,需要痛痛快快地玩乐。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项目是逗牛游戏——一种拴在旋转环上的活牛被一条条狗耍弄的游戏项目。这个娱乐项目的主要场地在地堡山,即靠近桑树街的格兰街北部 100 英尺的地方。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在那里设立了堡垒,英勇抵抗豪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战争结束后,这座山成为大众的决斗地,并成为大众集会的地方。在近代时期,五点区和包里区的黑帮把这里当作战场。在 19 世纪早期,一个名叫温希普的跳蚤市场屠夫在旧的城防内建造了栅栏,并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 2000 人的竞技场。在那里,牛儿在一群屠夫和宾客前面忍受折磨,那些人会为牛刺伤的狗的数量下赌注。贝亚德家族的墓穴在殖民地时代是比较有气派的,位于山丘的南部,当墓穴被夷平之后,骨骼和躯干被移除。一个来自五点区的隐居者占有了墓穴并生活了很多年,给城区的儿童带来了恐慌,最终他被谋杀。

在五点区的早期日子里,跳舞是最主要的娱乐项目,而且在天堂广场周